

晉

書

料

注

晉書斟注卷八十九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五十九

忠義

古人有言君子殺身以成仁不求生以害仁又云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信哉斯言也是知隕節苟合其宜義夫豈吝其沒捐軀若得其所烈士不愛其存故能守鐵石之深衷厲松筠之雅操見貞心於歲暮標勁節於嚴風赴鼎鑊其如歸履危亡而不顧書名竹帛畫象丹青前

史以爲美談後來仰其徽烈者也晉自元康之後政亂
朝昏禍難荐興艱虞孔熾遂使姦凶放命戎狄交侵函
夏沸騰蒼生塗炭干戈日用戰爭方興雖背恩忘義之
徒不可勝載而蹈節輕生之士無乏於時至若嵇紹之
衛難乘輿卞壺之亡軀鋒鏑桓雄之義高田叔周畸之
節邁解揚羅丁致命于舊君辛吉恥臣于戎虜張禪引
鳩以全節王諒斷臂以厲忠莫不志烈秋霜精貫白日
足以激清風于萬古厲薄俗于當年者歟所謂亂世識
忠臣斯之謂也卞壺劉超鍾雅周虓等已入列傳其餘
卽敘其行事以爲忠義傳用旌晉氏之有人焉

嵇紹

從子舍

嵇紹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十歲而孤

初學記十二世

說政事篇注王隱晉書曰嵇紹字延祖雅有文才又賞譽篇下曰紹清遠雅正又謝幼輿曰嵇延祖弘雅劭長

魏志王粲傳注曰少知名類聚四十八裴希聲侍中嵇侯碑曰少有清劭之風長懷弘仁之度事母孝

謹御覽四百十二臧榮緒晉書曰嵇紹事母至孝和色

使伎之聲常若不足謹身節儉朝夕孜孜親執刀俎非無不如己之至誠也以父得罪靖居私門山濤領選啟

武帝曰康誥有言父子罪不相及嵇紹賢侔卻缺宜加

旌命請為祕書郎

世說政事篇注山公啟事曰詔選祕書丞濤薦曰紹平簡溫敏有文思又

曉音當成濟也猶

帝謂濤曰如卿所言乃堪為丞何但

宜先作祕書郎

初學記十二王隱晉書曰紹既如此便可為丞世

郎也說政事篇注山公啟事曰紹如此便可為丞不足

復爲
郎也

乃發詔徵之起家爲祕書丞

世說政事篇曰山公舉康子紹爲祕書丞

紹咨公出處公曰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

而況人乎注晉諸公贊曰康遇事後二十年紹乃爲清

所拔王隱晉書曰時以紹父康被法選官不敢舉年二

十八山濤啟用之世祖發詔以爲祕書丞竹林七賢論

曰紹懼不自容將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

解褐故咨之於濤

始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鷄羣

世說容止篇戎曰昂昂作卓卓

君復未見其父耳累遷汝陰太守尙書左僕射裴頠亦

深器之每日使延祖爲吏部尙書可使天下無復遺才

矣沛國戴晞少有才智與紹從子含相友善時人許以

遠致紹以爲必不成器晞後爲司州主簿以無行被斥

州黨稱紹有知人之明轉豫章內史以母憂不之官服

闕拜徐州刺史時石崇爲都督性雖驕暴而紹將之以
道崇甚親敬之後以長子喪去職元康初爲給事黃門
侍郎時侍中賈謐以外戚之寵年少居位潘岳杜斌等
皆附託焉謐求交於紹紹距而不荅及謐誅紹時在省
以不阿比凶族封弋陽子遷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太
尉廣陵公陳準薨太常奏謐紹駁曰謐號所以垂之不
朽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文武顯於功德靈厲表於
閭蔽自頃禮官協情謐不依本準謐爲過宜謐曰繆事
下太常時雖不從朝廷憚焉趙王倫篡位署爲侍中惠
帝復阼遂居其職

通鑑晉紀考異曰三十國春秋云倫
將篡位義陽王威執詔示紹曰聖上

法堯舜之舉卿其然乎紹厲聲曰有死而已終不有二
威怒拔劍而出及惠帝遷于金墉城惟紹固志不從直
于金墉絕不通倫時人皆爲之懼案以紹之衛難乘輿
血濺帝服斷無受趙王偽職之事蕭方等之言或爲得
實然司馬公通鑑司空張華爲倫所誅議者追理其事
則二者均不取也

欲復其爵紹又駁之曰臣之事君當除煩去惑華歷位
內外雖粗有善事然闔棺之責著于遠近兆禍始亂華
實爲之故鄭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魯戮隱罪終篇
貶翬未忍重戮事已弘矣謂不宜復其爵位理其無罪
時帝初反正紹又上疏曰臣聞改前轍者則車不傾革
往弊者則政不爽太一

元作乙

統于元首百司役于多士

故周文興于上成康穆于下也存不忘亡易之善義願

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潁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
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齊王囧既輔政大興第舍驕奢
滋甚紹以書諫曰夏禹以卑室稱美唐虞以茅茨顯德
豐屋蔀家無益危亡竊承毀敗太樂以廣第舍興造功
力爲三王立宅此豈今日之先急哉今大事始定萬姓
顛隤咸待覆潤宜省起造之煩深思謙損之理復主之
勳不可棄矣矢石之殆不可忘也囧雖謙順以報之而
卒不能用紹嘗詣囧諮事遇囧讌會世說方正篇召董
艾葛旗等共論時政艾言於囧曰嵇侍中善於絲竹公
可令操之左右進琴世說方正篇紹推不受囧曰今日

世說方正篇
作遂送樂器

爲歡卿何吝此邪

世說方正篇作卿何卻耶

紹對曰公匡復社稷當

軌物作則垂之于後紹雖虛鄙忝備常伯腰紱冠冕鳴

玉殿省豈可操執絲竹以爲伶人之事若釋公服從私

宴所不敢辭也

世說方正篇曰公協輔皇室令作事可法紹雖官卑職備常伯操絲比竹蓋樂

官之事不可以先王法服爲伶人之業今逼高囧大慙

艾等不自得而退頃之以公事免囧以爲左司馬旬日

囧被誅初兵交紹奔散赴宮有持弩在東閣下者將射

之遇有殿中將兵蕭隆見紹姿容長者疑非凡人趣前

拔箭於此得免遂還滎陽舊宅尋徵爲御史中丞未拜

復爲侍中河閒王顒成都王穎舉兵向京都以討長沙

王又大駕次于城東又宣言於眾曰今日西討欲誰爲
都督乎六軍之士皆曰願嵇侍中勦力前驅死猶生也
遂拜紹使持節平西將軍屬又被執紹復爲侍中公王
以下皆詣鄴謝罪於穎紹等咸見廢黜免爲庶人尋而
朝廷復有北征之役徵紹復其舊位紹以天子蒙塵承
詔馳詣行在所值王師敗績于蕩陰百官及侍衛莫不
散潰初學記十七世說德行篇注引王隱晉書作百官
左右皆奔散魏志王粲傳注引晉諸公贊作百官
走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遂
被害于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
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水經蕩水注晉四王起事
曰惟侍中嵇紹扶帝士將

兵之帝曰吾吏也勿害之眾曰受太弟命惟不犯陛下
一人耳遂斬之血汗帝袂將洗之帝曰稽侍中血勿洗
也初學記十七引王隱晉書初紹之行也侍中秦準謂
遂被害于帝側作遂以見害初紹之行也侍中秦準謂
曰今日向難卿有佳馬否紹正色曰大駕親征以正伐
逆理必有征無戰若使皇輿失守臣節有在駿馬何爲
聞者莫不歎息及張方逼帝遷長安河閒王頴表贈紹
司空進爵爲公會帝還洛陽事遂未行東海王越屯許
路經滎陽過紹墓哭之悲慟刊石立碑又表贈官爵
記五十五曰蕩陰縣浣衣里晉侍中稽紹葬所按鄴中
記詔葬縣南因名此地爲浣衣里吳鑄漢魏六朝志墓
金石例曰裴希聲侍中稽侯碑碑嵇紹中散子也蕩陰之
役遇害考之乃永興元年碑云太安之初與史岐誤又
考晉書東海王越路經紹墓刊石表贈或卽希聲代東
海王撰也此文僅見藝文類聚足以證唐代修晉書之

諡

帝乃遣使冊贈侍中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進爵爲侯賜墓田一頃客十戶祠以少牢元帝爲左丞相承制以紹死節事重而贈禮未副勲德更表贈太尉祠以太牢及帝卽位賜諡曰忠穆復加太牢之祠紹誕于行己不飾小節然曠而有檢通而不雜與從子含等五人共居撫卹如所同生門人故吏思慕遺愛行服墓次畢三年者三十餘人長子珍有父風早夭以從孫翰襲封成帝時追述紹忠

魏志王粲傳注曰紹與山濤子簡弘農楊準同好友善而紹最有忠正之情

以翰爲奉朝請翰以無兄弟自表還本宗太元中孝武帝詔曰褒德顯仁哲王令典故太尉忠穆公執德高邈

在否彌宜貞絜之風義著千載每念其事愴然傷懷忠
貞之胤蒸嘗宜遠所以大明至節崇獎名教可訪其宗
族襲爵主祀於是復以翰孫曠爲弋陽侯

含字君道

案書鈔五十七引嵇氏世家作字思道抱朴子自敘作嵇居道居爲君之謚

祖喜

徐州刺史父蕃太子舍人

元和姓纂三曰後漢太子舍人嵇蕃子鑑作茂齊生舍

舍好學能屬文家在鞏縣亳丘自號亳丘子門曰歸厚
之門室曰慎終之室楚王瑋辟爲掾瑋誅坐免舉秀才
除郎中時弘農王粹以貴公子尙主館宇甚盛圖莊周
于室廣集朝士使含爲之讚含援筆爲弔文文不加點
其序曰帝堦王弘遠華池豐屋廣延賢彥圖莊生坐綸

之象記先達辭聘之事畫真人於刻桷之室載退士於
進趣之堂可謂託非其所可弔不可讚也其辭曰邁矣
莊周天縱特放大塊授其生自然資其量器虛神清窮
玄極曠人僞俗季真風旣散野無訟屈之聲朝有爭寵
之歎上下相陵長幼失貫於是借玄虛以助溺引道德
以自獎戶詠恬曠之辭家畫老莊之象今王生沈淪名
利身尙帝女連耀三光有出無處池非巖石之溜宅非
茅茨之宇馳屈產於皇衢盡茲象其焉取嗟乎先生高
跡何局生處巖岫之居死寄彫楹之屋託非其所沒有
餘辱悼大道之湮晦遂含悲而吐曲粹有愧色齊王四

辟爲征西參軍襲爵武昌鄉侯長沙王父召爲驃騎記

室督尙書郎又與成都王穎交戰

周家祿校勘記曰父誤又

穎軍轉

盛尙書郎旦出督戰夜還理事含言于父曰昔魏武每

有軍事增置掾屬青龍二年尙書令陳矯以有軍務亦

奏增郎今姦逆四逼王路擁塞倒懸之急不復過此但

居曹理事尙須增郎況今都官中騎三曹盡出督戰夜

還理事一人兩役內外廢乏含謂今有十萬人都督各

有主帥推轂授綬委付大將不宜復令臺僚雜與其閒

父從之乃增郎及令史懷帝爲撫軍將軍以含爲從事

中郎

書鈔一百三十二嵇含詩序云李方治爲撫軍長史余爲從事中郎當隨撫軍俱發詔兄前太僕將

與別進一飲之盡歡天熱露坐有頃
雨降遂不張油幔以絳分令夕也
惠帝北征轉中書

侍郎

書鈔五十七嵇氏世家曰爲中書侍郎書檄雲集初不立草

及蕩陰之敗舍走

歸榮陽永興初除太弟中庶子西道阻闕未得應召范
陽王虓爲征南將軍屯許昌復以舍爲從事中郎尋授
振威將軍襄城太守虓爲劉喬所破舍奔鎮南將軍劉
弘於襄陽弘待以上賓之禮舍性通敏好薦達才賢常
欲崇趙武之謚加臧文之罪屬陳敏作亂江揚震蕩南
越險遠而廣州刺史王毅病卒弘表舍爲平越中郎將
廣州刺史假節未發會弘卒時或欲留舍領荊州舍性
剛躁素與弘司馬郭勸有隙勸疑舍將爲己害夜掩殺

之宋志有稽含南方草木狀今存齊民要術屢引之文
廷式補晉書藝文志曰此書文筆淵雅敘述簡淨自
是唐以前作然以為稽含作則非也按晉書忠義傳劉
弘表含為廣州刺史未發弘卒含素與郭勣有隙夜掩
殺之又抱朴子自敘云故人譙國嵇居道見用為廣州
刺史乃表請洪為參軍遣先行催兵而居道於後遇害
是含實未至廣州不得為此書也又案南方草木狀乞
力伽一條云劉涓子取以作煎涓子東晉末人遠在含
後是書非含時年四十四懷帝卽位諡曰憲
作益明矣

王豹

王豹順陽人也少而抗直初為豫州別駕齊王囧為大
司馬以豹為主簿案文選為宋公修張良廟教注引虞
預晉書曰東平主簿王豹自事齊王
本傳無東平字囧驕縱失天下心豹致賤於囧曰豹聞
可據虞書補之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將以安主定時保存社稷者也是

以爲人臣而欺其君者刑罰不足以爲誅爲人主而逆其諫者靈厲不足以爲諡伏惟明公虛心下士開懷納善款誠以著而逆耳之言未入於聽豹伏思晉政漸缺始自元康以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終乃事勢使然未爲輒有不善也今公剋平禍亂安國定家故復因前傾敗之法尋中閒覆車之軌欲冀長存非所敢聞今河閒樹根於關右成都盤桓於舊魏新野大封於江漢三面貴王各以方剛強盛並典戎馬處險害之地且明公興義討逆功蓋天下聖德光茂名震當世今以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退

則蒺藜生庭冀此求安未知其福敢以淺見陳寫恩情
昔武王伐紂封建諸侯爲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
陝以西召公主之及至其末霸國之世不過數州之地
四海強兵不敢入闕九鼎所以然者天下習於所奉故
也今誠能尊用周法以成都爲北州伯統河北之王侯
明公爲南州伯以攝南土之官長各因本職出居其方
樹德於外盡忠於內歲終率所領而貢於朝簡良才命
賢儁以爲天子百官則四海長寧萬國幸甚明公之德
當與周召同其至美危敗路塞社稷可保願明公思高
祖納婁敬之策悟張良履足之謀遠臨深之危保泰山

之安若合聖思宛許可都也書入無報豹重牋曰豹書
御已來十有二日而聖旨高遠未垂採察不賜一字之
令不勅可否之宜蓋霸王之神寶安危之祕術不可須
臾而忽者也伏思明公挾大功抱大名懷大德執大權
此四大者域中所不能容賢聖所以戰戰兢兢日昃不
暇食雖休勿休者也昔周公以武王爲兄成王爲君伐
紂有功以親輔政執德弘深聖思博遠至忠至仁至孝
至敬而攝事之日四國流言離主出奔居東三年賴風
雨之變成王感悟若不遭皇天之應神人之察恐公旦
之禍未知所限也至于執政猶與召公分陝爲伯今明

公自視功德孰如周公且元康以來宰相之患危機竊發不及容思密禍潛起輒在呼噏豈復晏然得全生計前鑒不遠公所親見也君子不有遠慮必有近憂憂至乃悟悔無所及也今若從豹此策皆遣王侯之國北與成都分河爲伯成都在鄴明公都宛寬方千里以與圻內侯伯子男小大相率結好要盟同獎皇家貢御之法一如周典若合聖規可先旨與成都共論雖以小才願備行人昔廝養燕趙之微者耳百里奚秦楚之商人也一開其說兩國以寧況豹雖陋大州之綱紀

文選爲宋公修張良

廟教注引虞預晉書大州上有故字

加明公起事險難之主簿也故身雖

輕其言未必否也。因令曰：得前後白事，具意輒別思量。也會長沙王父至于因案上見豹牋，謂因曰：「小子離開骨肉，何不銅駝下打殺？」因旣不能嘉豹之策，遂納父言。乃奏豹曰：「臣忿姦凶肆逆，皇祚顛墜，與成都長沙新野共興義兵，安復社稷。唯欲勦力皇家，與親親宗室腹心從事。此臣夙夜自誓，無負神明而主簿王豹比有白事，敢造異端，謂臣忝備宰相，必遭危害。慮在一旦，不祥之聲可躋足而待。欲臣與成都分陝爲伯，盡出藩王上誣聖朝，鑒御之威，下長妖惑，疑阻眾心，噂喏背憎，巧賣兩端，訕上謗下，讒內閒外，遭惡導姦，坐生猜嫌。昔孔丘匡

魯乃誅少正子產相鄭先戮鄧析誠以交亂名實若趙
高詭怪之類也豹爲臣不忠不順不義輒勅都街考竟
以明邪正豹將死曰懸吾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
眾庶冤之俄而罔敗

劉沈

劉沈字道真燕國薊人也世爲北州名族少仕州郡博
學好古太保衛瓘辟爲掾領本邑大中正敦儒道愛賢
能進霍原爲二品及申理張華皆辭旨明峻爲當時所
稱齊王囹輔政引爲左長史遷侍中于時李流亂蜀詔
沈以侍中假節統益州刺史羅尚梁州刺史許雄等以

討流行次長安河閒王顒請留沈爲軍司遣席遷代之
後領雍州刺史及張昌作亂詔顒遣沈將州兵萬人并
征西府五千人自藍田關以討之顒不奉詔沈自領州
兵至藍田顒又逼奪其眾長沙王乂命沈將武吏四百
人還州張方旣逼京都王師屢敗王湖祖遜言于乂曰
晉書校文四曰湖爲王隱之兄據隱及馬隆傳字當作
瑚彌駿書伯侯此蓋形近致譌原本北堂書鈔頌十
引隱書又作王胡則脫去王旁實亦瑚字也劉沈忠義果毅雍州兵力足制

河閒宜啟上詔與沈使發兵襲顒顒窘急必召張方以
自救此計之良也乂從之沈奉詔馳檄四境合七郡之
眾及守防諸軍塢壁甲士萬餘人以安定太守衛博新

平太守張光安定功曹皇甫澹爲先登襲長安願時頓
于鄭縣之高平亭爲東軍聲援聞沈兵起還鎮渭城遣
督護虞襲率步騎萬餘人逆沈于好時接戰襲眾敗願
大懼退入長安果急呼張方沈渡渭而壘願每遣兵出
鬪輒不利沈乘勝攻之使澹博以精甲五千從長安門
而入力戰至願帳下沈軍來遲願軍見澹等無繼氣益
倍馮翊太守張輔率眾救願橫擊之大戰于府門博父
子皆死之澹又被擒願奇澹壯勇將活之澹不爲之屈
於是見殺沈軍遂敗率餘卒屯于故營張方遣其將敦
偉

廣韻二十三
魂日敦又姓

夜至沈軍大驚而潰與麾下百餘人南

遁爲陳倉令所執沈謂顒曰夫知己之顧輕在三之節
重不可違君父之詔量強弱以苟全投袂之日期之必
死菹醢之戮甘之如薺辭義慷慨見者哀之顒怒鞭之
而後胥斬有識者以顒干上犯順虐害忠義知其滅亡
不久也

麴允

焦嵩

麴允金城人也與游氏世爲豪族西州爲之語曰麴與
游牛羊不數頭南開朱門北望青樓洛陽傾覆閭鼎等
立秦王爲皇太子於長安鼎總攝百揆允時爲安夷護
軍始平太守心害鼎功且規權勢因鼎殺京兆太守梁

綜乃與綜弟馮翊太守緯等攻鼎走之會雍州刺史賈
疋爲屠各所殺允代其任愍帝卽尊位以允爲尙書左
僕射領軍持節西戎校尉錄尙書事雍州如故時劉曜
殷凱趙染數萬眾逼長安

通鑑晉紀考異引
晉春秋作段凱

允擊破之

擒凱於陣曜復攻北地允爲大都督驃騎將軍次于青

白城以救之

晉書校文四曰愍帝紀作進攻青白城按
劉聰載記時允據黃白城累爲曜染所敗

則是傳自係實錄案當從聰載記作黃白城詳載記注
讀史舉正曰案黃白城在今三原縣晉北地郡則今之
慶陽府宜州環縣境也路迫勢不相救曜聞而轉寇上

劉聰載記乃曜攻長安時事於理爲得

曜聞而轉寇上

郡允軍于靈武以兵弱不敢進曜後復圍北地太守麴

昌遣使求救允率步騎赴之去城數十里羣賊繞城放

火煙塵蔽天縱反閒詐允曰郡城已陷焚燒向盡無及矣允信之眾懼而潰後數日麴昌突圍赴長安北地遂陷允性仁厚無威斷吳皮王隱之徒無賴凶人皆加重爵新平太守竺恢始平太守楊像扶風太守竺爽安定太守焦嵩皆征鎮杖節加侍中常侍村塢主帥小者猶假銀青將軍之號欲以撫結眾心然諸將驕恣恩不及下人情頗離由是羌胡因此跋扈關中淆亂劉曜復攻長安百姓飢甚死者太半久之城中窘逼帝將出降歎曰誤我事者麴索二公也帝至平陽爲劉聰所幽辱允伏地號哭不能起聰大怒幽之於獄允發憤自殺聰嘉

其忠烈贈車騎將軍謚節愍侯

焦嵩安定人初率眾據雍曜之逼京都允告難於嵩嵩素侮允曰須允困當救之及京都敗嵩亦尋爲寇所滅

案焦嵩傳未敘其爲安定太守不免疏畧

賈渾

賈渾不知何郡人也太安中爲介休令及劉元海作亂遣其將喬晞攻陷之渾抗節不降曰吾爲晉守不能全之豈苟求生以事賊虜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哉晞怒執將殺之晞將尹崧曰將軍舍之以勸事君晞不聽遂害之

王育

王育字伯春京兆人也少孤貧爲人傭牧羊每過小學必歔歔流涕時有暇卽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爲羊主所責育將鬻己以償之同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身長八尺餘鬚長三尺容貌絕異音聲動人子章以兄之子妻之爲立別宅分之資業育受之無愧色然行己任性頗不偶俗妻喪弔之者不過四五人然皆鄉閭名士太守杜宣命爲主簿俄而宣左遷萬年令杜令王攸詣宣

案京兆郡有杜陵縣無杜縣此當脫一陵字

宣不迎之攸怒曰卿往爲二千

石吾所敬也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雀遇我使我畏死鷄乎育執刀叱攸曰君辱臣死自昔而然我府君以非罪黜降如日月之蝕耳小縣令敢輕辱吾君汝謂吾刀鈍邪敢如是乎前將殺之宣懼跪下抱育乃止自此知名司徒王渾辟爲掾除南武陽令爲政清約宿盜逃奔他郡遷并州督護成都王穎在鄴又以育爲振武將軍劉元海之爲北單于育說穎曰元海今去育請爲殿下促之不然懼不至也穎然之以育爲破虜將軍元海遂拘之其後以爲太傅

韋忠

韋忠字子節平陽人也少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好學博
通性不虛諾閉門修己不交當世每至吉凶親表贈遺
一無所受年十二喪父哀慕毀悴杖而後起司空裴秀
弔之匍匐號訴哀慟感人秀出而告人曰此子長大必
爲佳器歸而命子願造焉服闋遂廬於墓所願慕而造
之皆託行不見家貧藜藿不充人不堪其憂而忠不改
其樂願爲僕射數言之於司空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起
人問其故忠曰吾茨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
實裴願慙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若此豈大丈夫之
所宜行邪裴常有心託我常恐洪濤蕩嶽餘波見漂汎

可臨尾閭而闕沃焦哉太守陳楚迫爲功曹會山羌破郡楚攜子出走賊射之中三創忠冒刃伏楚以身捍之泣曰韋忠願以身代君乞諸君哀之亦遭五矢賊相謂曰義士也舍之忠於是負楚以歸後仕劉聰爲鎮西大將軍平羌校尉討叛羌矢盡不屈節而死

辛勉

辛勉字伯力隴西狄道人也父洪左衛將軍勉博學有貞固之操懷帝世累遷爲侍中及洛陽陷隨帝至平陽劉聰將署爲光祿大夫勉固辭不受聰遣其黃門侍郎喬度齎藥酒逼之勉曰大丈夫豈以數年之命而虧高

節事二姓下見武皇帝哉引藥將飲度遽止之曰主上相試耳君真高士也歎息而去聰嘉其貞節深敬異之爲築室于平陽西山月致酒米勉亦辭而不受年八十卒勉族弟賓愍帝時爲尙書郎及帝蒙塵於平陽劉聰使帝行酒洗爵欲觀晉臣在朝者意賓起而抱帝大哭聰曰前殺庾珉輩故不足爲戒邪引出遂加害焉

劉敏元

劉敏元字道光北海人也厲己修學不以險難改心好星厯陰陽術數潛心易太玄不好讀史常謂同志曰誦書當味義根何爲費功於浮辭之文易者義之源太玄

理之門能明此者卽吾師也永嘉之亂自齊西奔同縣
管平年七十餘隨敏元而西行及滎陽爲盜所劫敏元
已免乃還謂賊曰此公孤老餘年無幾敏元請以身代
願諸君舍之賊曰此公於君何親敏元曰同邑人也窮
窶無子依敏元爲命諸君若欲役之老不堪使若欲食
之復不如敏元乞諸君哀也有一賊瞋目叱敏元曰吾
不放此公憂不得汝乎敏元奮劍曰吾豈望生邪當殺
汝而後死此公窮老神祇尙當哀矜之吾親非骨肉義
非師友但以見投之故乞以身代諸大夫慈惠皆有聽
吾之色汝何有覩面目而發斯言願謂諸盜長曰夫仁

義何常寧可失諸君子上當爲高皇光武之事下豈失
爲陳項乎當取之山道使所過稱詠威德奈何容畜此
人以損盛美當爲諸君除此人以成諸君霸王之業前
將斬之盜長遽止之而相謂曰義士也害之犯義乃俱
免之後仕劉曜爲中書侍郎太尉長史

周該

周該天門人也性果烈以義勇稱雖不好學而率由名
教叔父級爲宜都內史亦忠節士也聞譙王承立義湘
州甘卓又不同王敦之舉而書檄不至級謂該曰吾嘗
疾王敦挾陵上之心今稱兵構逆有危社稷之勢譙王

宗室之望據方州之重建旗誓眾圖襲武昌甘安南少
著勇名士馬器械當今爲盛聞與譙王剋期舉義此乃
烈士急病之秋吾致死之時也汝其成吾之志申款于
譙王乎該欣然奉命潛至湘州與承相見口陳至誠承
大悅會王敦遣其將魏父圍承甚急該乃與湘州從事
周崎閒出反命俱爲父所執考之至死竟不言其故級
由是獲免王敦之難

桓雄

桓雄長沙人也少仕州郡譙王承爲湘州刺史命爲主
簿王敦之逆承爲敦將魏父所執佐吏奔散雄與西曹

韓階從事武延並毀服爲僮豎隨承向武昌父見雄姿
貌長者進退有禮知非凡人有畏憚之色

周家祿校勘
記曰憚誤憚

因害之

韓階

韓階長沙人也性廉謹篤慎爲閭里所敬愛刺史譙王
承辟爲議曹祭酒轉西曹書佐及承爲魏父所執送武
昌階與武延等同心隨從在承左右桓雄被害之後二
人執志愈固及承遇禍階延親營殯斂送柩還都朝夕
哭奠俱葬畢乃還

周崎

周崎邵陵人也爲湘州從事王敦之難譙王承使崎求救于外與周該俱爲魏乂偵人所執乂責崎辭情臨以白刃崎曰州將使求援于外本無定指隨時制宜耳又謂崎曰汝爲我語城中稱大將軍已破劉隗戴若思甘卓住襄陽無復異議三江州郡萬里肅清外援理絕如是者我當活汝崎僞許之旣到城下大呼曰王敦軍敗於于湖甘安南已剋武昌卽日分遣大眾來赴此急努力堅守賊今散矣乂於是數而殺之

易雄

易雄字興長長沙瀏陽人也少爲縣吏自念卑賤無由

自達乃脫幘挂縣門而去因習律令及施行故事交結

豪右州里稍稱之仕郡為主簿張昌之亂也執太守萬

嗣將斬之

書鈔七十三晉中興書曰太守萬嗣不降昌欲斬之

雄與賊爭論曲直

賊怒叱使牽雄斬之雄趨出自若賊又呼問之雄對如

初如此者三賊乃舍之

書鈔七十三晉中興書曰雄對賊三爭乃釋

嗣由是

獲免雄遂知名舉孝廉爲州主簿遷別駕

書鈔七十三

日譙王承爲湘州令易雄爲主簿佐史逃散毀服爲自

童豎親執勞辱又引晉中興書作爲州治中別駕

書鈔七十三晉中興書曰自以寒門解位

以門寒不宜久處上綱謝職還家

後爲春陵令刺史譙王承既距王敦將謀起兵以赴朝廷雄承符馳檄遠近列敦罪惡宣募縣境數日之中有

眾千人負糧荷戈而從之承既固守而湘中殘荒之後
城池不完兵資又闕敦遣魏父李恆攻之雄勉厲所統
扞禦累旬士卒死傷者相枕力屈城陷爲父所虜意氣
慷慨神無懼色送到武昌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數之

御覽

四百十七引晉中興書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
作收雄姑孰以檄示焉

不能救國之難

書鈔一百三鄧粲晉紀曰但雄力弱不能扶翼本州匡救國難以此慙恨耳

王室如燬雄安用生爲今日卽戮得作忠鬼乃所願也
敦憚其辭正釋之眾人皆賀雄笑曰昨夜夢乘車挂肉
其傍夫肉必有筋筋者斤也車傍有斤吾其戮乎尋而
敦遣殺之當時見者莫不傷惋

樂道融

樂道融丹楊人也少有大志好學不倦與朋友信每約己而務周給有國士之風爲王敦參軍敦將圖逆謀害朝賢以告甘卓卓以爲不可遲留不赴敦遣道融召之道融雖爲敦佐忿其逆節因說卓曰主上躬統萬機非專任劉隗今慮七國之禍故割湘州以削諸侯而王氏擅權日久卒見分政便謂被奪耳王敦背恩肆逆舉兵伐主國家待君至厚今若同之豈不負義生爲逆臣死爲愚鬼永成宗黨之恥邪君當僞許應命而馳襲武昌敦眾聞之必不戰自散大勳可就矣卓大然之乃與巴

東監軍柳純等露檄陳敦過逆率所統致討又遣齎表詣臺卓性不果決且年老多疑遂待諸方同進出軍稽遲至豬口敦聞卓已下兵卓兄子邛時爲敦參軍使邛求和於卓令其旋軍卓信之將旋主簿鄧騫與道融勸卓曰將軍起義兵而中廢爲敗軍之將竊爲將軍不取今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一旦而還恐不可得也卓不從道融晝夜涕泣諫卓憂憤而死

虞悺

虞悺長沙人也弟望字子都並有士操孝悌廉信爲鄉黨所稱而俱好臧否以人倫爲己任少仕州郡兄弟更

爲治中別駕元帝爲丞相招延四方之士

書鈔六十八引晉中興書

會稽虞錄作四方人士

多辟府掾時人謂之百六掾望亦被召恥

而不應譙王承臨州知其名檄惺爲長史未到遭母喪
會王敦作逆承往弔惺因留與語曰吾前被詔遣鎮此
州正以王敦專擅防其爲禍今敦果爲逆謀吾受任一
方欲率所領馳赴朝廷而眾少糧乏且始到貴州恩信
未著卿兄弟南夏之翹僞而智勇遠聞古人墨經卽戎
況今鯨鯢塞路王室危急安得遂罔極之情忘忠義之
節乎如今起事將士器械可以濟不惺望對曰王敦居
分陝之任一旦構逆圖危社稷此天地所不容人神所

忿疾大王不以猥劣枉駕訪及惺兄弟並受國恩敢不自奮今天朝中興人思晉德大王以宗子之親奉信順而誅有罪孰不荷戈致命但鄱州荒弊糧器空竭舟艦寡少難以進討宜且收眾固守傳檄四方其勢必分然後圖之事可捷也承以爲然乃命惺爲長史望爲司馬督護諸軍湘東太守鄭澹敦之姊夫也不順承旨遣望討之望率眾一旅直入郡斬澹以徇四境及魏又來攻望每先登力戰而死城破惺復爲父所執將害之子弟對之號泣惺謂曰人生有死閭門爲忠義鬼亦何恨哉及王敦平贈惺襄陽太守望滎陽太守遣謁者至墓祭

以少牢

沈勁

沈勁字世堅吳興武康人也父充與王敦構逆眾敗而逃爲部曲將吳儒所殺勁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其後竟殺讎人勁少有節操哀父死于非義志欲立勳以雪先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進郡將王胡之深異之及遷平北將軍司州刺史將鎮洛陽上疏曰臣當藩衛山陵式遏戎狄雖義督羣心人思自奮然方翦荆棘奉宣國恩艱難急病非才不濟吳興男子沈勁清操著於鄉邦貞固足以幹事且臣今西文武義故吳興人

最多若令勁參臣府事者見人既悅義附亦眾勁父充
昔雖得罪先朝然其門戶累蒙曠蕩不審可得特陞沛
然許臣所上否詔聽之勁既應命胡之以疾病解職升
平中慕容恪侵逼山陵時冠軍將軍陳祐守洛陽哀本紀在
興寧二年眾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效力因以勁補冠軍
長史令自募壯士得千餘人以助祐擊賊頻以寡制眾
而糧盡援絕祐懼不能保全會賊寇許昌祐因以救許
昌爲名興寧三年留勁以五百人守城周家祿校勘記曰據哀帝紀事
在興寧二年祐率眾而東會許昌已沒祐因奔崖塢慕容暉載記作
祐奔陸渾勁志欲致命欣獲死所尋爲恪所攻城陷被執神

氣自若恪奇而將宥之其中軍將軍慕容虔曰勁雖奇
士觀其志度終不爲人用今若赦之必爲後患遂遇害
恪還從容言於慕容暉曰前平廣固不能濟辟閭今定
洛陽而殺沈勁實有愧於四海朝廷聞而嘉之贈東陽
太守子赤黔爲大長秋赤黔子叔任義熙中爲益州刺
史宋書沈演之傳曰祖赤黔廷尉卿父叔任少有幹質
朱齡石伐蜀爲齡石建威府司馬平蜀之功亞於元
帥封寔新縣男爲益州刺史演之字臺真吏部尚書領
太子右衛率子睦勃睦黃門郎通直散騎常侍勃司徒
左長史演之兄融之子暢之襲寔新男暢之子昇南史
沈演之傳曰演之兄子坦之都官郎坦之子昂顓顓字
處默太子舍
人通直郎

吉挹

吉挹字祖冲馮翊蓮芍人也祖朗愍帝時爲御史中丞
西朝不守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
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挹少有志節孝武帝初苻堅
陷梁益桓豁表挹爲魏興太守尋加輕車將軍領晉昌
太守以距堅之功拜員外散騎侍郎苻堅將韋鍾攻魏
興挹遣眾距之斬七百餘級十六國疆域志曰魏興郡
西城縣有大勢城水經注
城周二里在峻山上督護吉挹所治苻堅遣偏將軍華
鍾伐挹挹固守之三年不能下無援遂絕絕寰宇記一百
四十一曰吉挹城晉吉挹爲梁州時爲苻堅所攻遂于
縣南九里峻山上築此城攻圍三月挹堅守不下是名
吉挹城案本傳言挹爲魏興太守不言爲督護亦未爲
梁州刺史或史有缺漏也水經河水注云固守三年與
樂氏攻圍三月之說又加督五郡軍事鍾率眾欲趣襄
異自當以酈氏爲可信

陽挹又邀擊斬五千餘級鍾怒迴軍圍之挹又屢挫其銳其後賊衆繼至挹力不能抗城將陷引刃欲自殺其友止之曰且苟存以展他計爲計不立死未晚也挹不從友人逼奪其刀會賊執之挹閉口不言不食而死車騎將軍桓冲上言曰故輕車將軍魏興太守吉挹祖朗西臺傾覆隕身守節挹世篤忠孝乃心本朝臣亡兄溫昔伐咸陽軍次灞水挹攜將二弟單馬來奔錄其此誠仍加擢授自新野太守轉在魏興久處兵任委以邊戍疆場歸懷著稱所莅前年狡氏縱逸浮河而下挹孤城獨立衆無一旅外摧凶銳內固津要虜賊舟船俘馘千

計而賊并力攻圍經歷時月會襄陽失守邊情沮喪加
眾寡勢殊以至陷沒挹辭氣慷慨志在不辱杖刃推戈
期之以隕將吏持守用不卽斃遂乃杜口無言絕粒而
死挹參軍史穎近於賊中得還齋挹臨終手疏并具說
意狀挹之忠志猶在可錄若蒙天施巫曲宥之恩則榮
加枯朽惠隆泉壤矣帝嘉之追贈益州刺史

王諒

王諒字幼成丹楊人也少有幹畧爲王敦所擢參其府
事稍遷武昌太守初新昌太守梁碩專威交土迎立陶
咸爲刺史咸卒王敦以王機爲刺史碩發兵距機自領

交趾太守乃迎前刺史修則子湛行州事永興三年敦

以諒爲交州刺史

通鑑晉紀考異曰按永興三年卽惠帝光熙元年也諒傳誤案陶侃傳云

交州刺史王諒爲賊梁碩所陷已在太興之初諒將之是永興三年確是誤文通鑑則列於永昌元年

任敦謂曰修湛梁碩皆國賊也卿至便收斬之諒旣到境湛退還九真廣州刺史陶侃遣人誘湛來詣諒所諒勅從人不得入閤旣前執之碩時在坐曰湛故州將之子有罪可遣不足殺也諒曰是君義故無豫我事卽斬之碩怒而出諒陰謀誅碩使客刺之弗克遂率眾圍諒於龍編陶侃遣軍救之未至而諒敗碩逼諒奪其節諒固執不與遂斷諒右臂諒正色曰死且不畏斷臂何有

十餘日憤恚而卒碩據交州凶暴酷虐一境患之竟爲侃軍所滅傳首京都

宋矩

宋矩字處規敦煌人也慷慨有志節張重華據涼州也以矩爲宛戍都尉石季龍遣將麻秋攻大夏護軍梁彧執太守宋晏以城應秋秋遣晏以書致矩矩旣至謂秋曰辭父事君當立功與義苟功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背主覆宗倫生於世先殺妻子自刎而死秋日義士也命葬之重華嘉其誠節贈振威將軍

車濟

車濟字萬度敦煌人也果毅有大量張重華以爲金城令爲石季龍將麻秋所陷濟不爲秋屈秋必欲降之乃臨之以兵濟辭色不撓曰吾雖才非龐德而受任同之身可殺志不可移乃伏劒而死秋歎其忠節以禮葬之後重華迎致其喪親臨慟哭贈宜禾都尉

丁穆

丁穆字彥遠譙國人也積功勞封真定侯累遷爲順陽太守太元四年除振武將軍梁州刺史受詔未發會苻堅遣眾寇順陽穆戰敗被執至長安稱疾不仕僞朝堅又傾國南寇穆與關中人士唱義謀襲長安事泄遇害

臨死作表以付其妻周其後周得至京師詣闕上之孝
武帝下詔曰故順陽太守真定侯丁穆力屈身陷而誠
節彌固直亮壯勁義貫古烈其喪柩始反言尋傷悼可
贈龍驤將軍雍州刺史賻賜一依周虓故事爲立屋宅
并給其妻衣食以終厥身

辛恭靖

辛恭靖隴西狄道人也少有器幹才量過人隆安中爲
河南太守會姚興來寇恭靖固守百餘日以無救而陷
被執至長安興謂之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可乎恭
靖厲色曰我甯爲國家鬼不爲羌賊臣興怒幽之別室

經三年至元興中誑守者乃踰垣而遁歸于江東類聚二十

五語林曰辛恭靜見司馬太傅問卿何處人答曰西人太傅應聲戲之曰在西頗見西王母不恭靜答曰在西乃不見西王母過東已見東王公太傅大愧安帝嘉之桓玄請為諮議參軍置之朝首尋而病卒

羅企生

羅企生讀書勝錄曰宋書胡藩傳外兄羅企生張南騎讀史舉正云企卽仙字志祖案企字見說文呼堅切然此乃企字之誤也字宗伯豫章人也多才藝初拜佐

著作郎以家貧親老求補臨汝令刺史王凝之請為別駕殷仲堪之鎮江陵引為功曹累遷武陵太守未之郡而桓玄攻仲堪仲堪更以企生為諮議參軍仲堪多疑

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事必無

成

世說德行篇注引中興書事作爭

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仲堪果

走文武無送者唯企生從焉路經家門遵生曰

世說德行篇注

引中興書作作如此分離何可不執手企生迴馬授手

遵生有勇力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之企生

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

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

之企生遙呼曰生死是同

世說德行篇注引中興書生死上有今日二字

願少

見待仲堪見企生無脫理策馬而去立至荊州人士無

不詣者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或謂之曰立猜忍

之性

世說德行篇注引中興書作立性猜急

未能取卿誠節若遂不詣禍

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是殷侯吏見遇以國士爲弟以力見制遂不我從不能共殄醜逆致此奔敗亦何面目復就桓求生乎立聞之大怒然素待企生厚先遣人謂曰若謝我當釋汝

世說德行篇曰將有所戮先遣人語曰若謝我當釋罪

企生曰

爲殷荊州吏荊州奔亡存亡未判何顏復謝立卽收企

生

世說德行篇曰桓南郡旣破殷荊州收殷將佐十許人咨議羅企生亦在焉

遣人問欲何

言荅曰文帝殺嵇康嵇紹爲晉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

老母立許之

世說德行篇作桓亦如言宥之

又引企生於前謂曰吾相

遇甚厚何以見負今者死矣企生對曰使君旣興晉陽

之甲軍次尋陽並奉王命各還所鎮升壇盟誓口血未

乾而生姦計自傷力劣不能翦滅凶逆

世說德行篇注引中興書翦滅

作翦

恨死晚也立遂害之

世說德行篇注立別傳曰立克荊州殺殷道護及仲堪參

軍羅企生鮑季禮皆仲堪所親仗也

時年三十七眾咸悼焉先是立以羔

裘遺企生母胡氏

案宋書胡藩傳曰外兄羅企生為仲堪參軍胡藩當為其母胡氏之姪

及企生遇害即日焚裘

世說德行篇曰胡時在豫章企生問至即日焚裘

張禕

張禕吳郡人也少有操行恭帝為琅邪王以禕為郎中令及帝踐阼劉裕以禕帝之故吏素所親信封藥酒一甕付禕密令鳩帝禕既受命而歎曰鳩君而求生何面

目視息世間哉不如死也因自飲之而死

史臣曰中散以膚受見誅王儀以抗言獲戾時皆可謂死非其罪也偉元恥臣晉室延祖甘赴危亡所由之理雖同所趣之塗卽異而並見稱當世垂芳竹帛豈不以君父居在三之極忠孝爲百行之先者乎且裒獨善其身故得全其孝而紹兼濟于物理宜竭其忠可謂蘭桂異質而齊芳韶武殊音而並美或有論紹者以死難獲譏揚推言之未爲篤論夫君天也天可讎乎安旣享其榮危乃違其禍進退無據何以立人嵇生之隕身全節用此道也

贊曰重義輕生亡軀殉節勁松方操嚴霜比烈白刃可
陵貞心難折道光振古芳流來哲

晉書附注卷九十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六十

良吏

漢宣帝有言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此則長吏之官實爲撫導之本是以東里相鄭西門宰鄴潁川黃霸蜀郡文翁或吏不敢欺或人懷其惠或教移齊魯或政務寬和斯並惇史播其德音良能以爲準的有晉

肇茲王業光啟霸圖授方任能經文緯武泰始受禪改
物君臨纂三葉之鴻基膺百王之大寶勞心庶績丕意
黎元申勅守宰之司屢發憂矜之詔辭旨懇切誨諭殷
勤欲使直道正身抑末敦本當此時也可謂農安其業
吏盡其能者歟而帝寬厚足以君人明威未能厲俗政
刑以之私謁賄賂於此公行結綬者以放濁爲通彈冠
者以苟得爲貴流遯忘反寢以爲常劉毅抗賣官之言
當時以爲矯枉察其風俗豈虛也哉爰及惠懷中州鼎
沸逮於江右晉政多門元帝比少康之隆處仲爲梗海
西微昌邑之罪元子亂常旣權偏是憂故羈縻成俗莅

職者爲身擇利銓綜者爲人擇官下僚多英雋之才勢位必高門之胄遂使良能之績僅有存焉雖復茂弘以明允贊經綸安石以時宗鎮雅俗然外虞孔熾內難方殷而匡救彌縫方免傾覆弘風革弊彼則未遑今采其政績可稱者以爲良吏傳

魯芝

魯芝字世英扶風郿人也世有名德爲西州豪族父爲郭汜所害芝經祿流離年十七乃移居雍耽思墳籍覽御二百三十八臧榮緒晉書曰魯芝耽思墳籍研郡舉上精稽古自三代之典聖人之微言皆該覽焉郡舉上計吏州辟別駕魏車騎將軍郭淮爲雍州刺史深敬重

之舉孝廉除郎中會蜀相諸葛亮侵隴右淮復請芝爲別駕事平薦於公府辟大司馬曹真掾轉臨淄侯文學

鄭袤薦於司空王朗朗卽加禮命後拜騎都尉參軍事

行安南太守

周家祿校勘記曰地理志無安南郡秦州有南安郡領獬道新興中陶三縣按南安

天水同屬秦州故下就近轉天水太守也當作南安遷尙書郎曹真出督關右又

參大司馬軍事真薨宣帝代焉乃引芝參驃騎軍事轉

天水太守郡鄰于蜀數被侵掠戶口減削寇盜充斥芝

傾心鎮衛更造城市數年間舊境悉復遷廣平太守天

水夷夏慕德老幼赴闕獻書乞留芝魏明帝許焉仍策

書嘉歎勉以黃霸之美加討寇將軍曹爽輔政引爲司

馬御覽二百三十六臧榮緒晉書曰曹爽芝屢有讜言輔政高選賢明以爲官屬延芝爲司馬

嘉謀爽弗能納及宣帝起兵誅爽芝率餘眾犯門斬關

馳出赴爽魏志曹爽傳注世語曰初爽出司馬魯芝勸留在府間有事將營騎斫津門出赴爽

爽日公居伊周之位一旦以罪見黜雖欲牽黃犬復可

得乎若挾天子保許昌杖大成以羽檄徵四方兵孰敢

不從捨此而去欲就東市豈不痛哉爽悞惑不能用遂

委身受戮芝坐爽下獄當死而口不訟直志不苟免宣

帝嘉之赦而不誅魏志曹爽傳注世語曰宣王日各爲其主也宥之俄而起爲

使持節領護匈奴中郎將振威將軍并州刺史魏志曹爽傳注

世語曰爽誅擢爲御史中丞裴松之日夏侯湛爲芝銘及干寶晉紀並云爽既誅宣王即擢芝爲并州刺史與

世語以綏緝有方遷大鴻臚高貴鄉公卽位賜爵關內

侯邑二百戶母丘儉平隨例增邑二百戶拜揚武將軍

荊州刺史諸葛誕以壽春叛文帝奉魏帝出征徵兵四

方芝率荊州文武以爲先驅誕平進爵武進亭侯又增

邑九百戶遷大尙書掌刑理

蜀志衛繼傳亦云屢遷拜大尙書三國志攷證六日

祝睦劉寬二碑皆有大尙書大尙書者卽尙書也常道鄉公卽位進爵釐城鄉

侯又增邑八百戶遷監青州諸軍事振武將軍青州刺

史轉平東將軍五等建封陰平伯

東晉疆域志曰贛榆有陰平城寰宇記晉

武帝封魯武帝踐阼轉鎮東將軍進爵爲侯帝以芝清

芝於此城

忠履正素無居宅使軍兵爲作屋五十閒芝以年及懸

車告老遜位章表十餘上於是徵爲光祿大夫書鈔五十六晉錄贈驛騎中驢籍某日光祿大夫魯芝清約儉膏香艾不輸賜絹三百疋乃命不令虜希謝可特免也錄仍驗嬖位特進給吏卒門施行馬羊祜爲車騎將軍乃以位讓芝日光祿大夫魯芝絜身寡欲和而不同服事華髮以禮終始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上不從其爲人所重如是泰始九年卒年八十四帝爲舉哀贈贈有加謚曰貞賜塋田百畝

胡威

胡威字伯武

魏志胡質傳注世說德行篇注引晉陽秋均作威字伯虎案唐人避諱故改爲武

一名魏淮南壽春人也父質以忠清著稱

魏志質本傳曰字文德世

說德行篇注引少與鄉人蔣濟朱積俱知名於江淮閒

晉陽秋著作顯仕魏至征東將軍荊州刺史威早厲志尙魏志質本傳

在為荊州刺史之後又質本傳注及類聚遷征東將軍

八十五晉陽秋日少有志尙厲操清白質之為荊州

也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每至

客舍躬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侶進道案魏志胡質

行篇注引晉陽秋此數語均在既至見父停廢中十餘

受之解歸之下隨侶作隨旅日告歸父賜絹一匹為裝魏志胡質傳注類聚入十五

其絹一匹魏志胡質傳注引晉陽威曰大人清高秋作威跪日大人清白不密

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為汝糧耳威受之

辭歸質帳下都督先威未發魏志胡質傳注引晉陽秋

作質帳下都督素不相識

先其請假還家陰資裝於百餘里要威爲伴每事佐助

行數百里威疑而誘問之既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謝

而遣之魏志胡質傳注引晉陽秋作陰資裝百餘里要

數百里威疑之密誘問乃知其都督也因取自所賜絹

答謝而遣之世說德行篇注引晉陽秋陰資裝作陰齋

糧後因他信以白質魏志胡質傳注引晉質杖都督一

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世說德行篇曰周鎮罷臨

溪渚王丞相往看之時夏月暴雨卒至舫至狹小而又

大漏殆無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卽敢用爲吳

興郡注永嘉流人名曰鎮字康時陳留尉於是名譽著

氏人中興書曰鎮清約寡欲所在有異績

聞拜侍御史歷南鄉侯安豐太守遷徐州刺史勤於政

術風化大行後入朝武帝語及平生案魏志胡質傳云

威歷三郡守本傳

祇言為安豐太守餘二郡不詳又質傳注及世說德行篇注引晉陽秋均作晉武帝賜見論邊事語及平生

因歎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魏志胡質傳注世說德行篇注引晉陽秋

卿下有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為勝耶魏志胡質傳注

清字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為勝耶世說德行篇注引作何以勝汝耶對曰臣父清恐人知

臣清恐人不知世說德行篇注類聚五十是臣不及遠

也帝以威言直而婉謙而順累遷監豫州諸軍事右將

軍豫州刺史御覽二百四十晉武帝起居注曰豫州刺史胡威忠素質直思謀深奧其以威為監

軍刺史如故入為尚書加奉車都尉威嘗諫時政之寬帝曰

尚書郎以下吾無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郎令

史正謂如臣等輩始可以肅化明法耳拜前將軍監青

仲武貞幹敏識平旦和粹名譽作軫察孝廉歷平康牛
韓南鄭安陽令王國建首選爲郎中令遷衡陽太守兄
軫喪自上求去官以兄子幼弱軫喪飄飆欲扶將靈柩
葬舊墳武帝歎惜軫能用未盡而嘉烈弟意轉拜徙官
健爲太守又轉湘東少弟良字幼倫亦有當世局分舉
秀才茶陵新都令國王瑤郎中令遷零陵建寧太守
兄弟並典州里以爲美譚案華陽志旣云兄弟並典州
不得云不就也本傳作涪陵志作零陵建寧亦互異

竇允

竇允字雅始平人也出自寒門清尚自修少仕縣稍遷
郡主簿察孝廉除涪陵長勤於爲政勸課田蠶平均調
役百姓賴之遷謁者泰始中詔曰當官者能絜身修己
然後在公之節乃全身善有章雖賤必賞此興化立教
之務也謁者竇允前爲涪陵長以修勤清白見稱河右

是輩當擢用使立行者有所勸主者詳復參訪有以旌表之拜臨水令克己厲俗改脩政事士庶悅服咸歌詠之遷鉅鹿太守甚有政績卒於官

王宏

王宏字正宗高平人魏侍中粲之從孫也

魏志王粲傳曰字仲宣山

陽高平人案地理志高平縣屬高平國晉初分山陽置蓋晉初由山陽改隸高平也

魏時辟公府

累遷尙書郎歷給事中泰始初爲汲郡太守撫百姓如家耕桑樹藝屋宇阡陌莫不躬自教示曲盡事宜在郡有殊績司隸校尉石鑒上其政術武帝下詔稱之曰朕惟人食之急而懼天時水旱之運夙夜警戒念在於農

雖詔書屢下勅厲殷勤猶恐百姓廢惰以損生植之功而刺史二千石百里長吏未能盡勤至使地有遺利而人有餘力每思聞監司糾舉能不將行其賞罰以明沮勸今司隸校尉石鑒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導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而熟田常課頃畝不減比年普饑人食不足而宏郡界獨無匱乏可謂能矣其賜宏穀千斛布告天下咸使聞知俄遷衛尉河南尹大司農無復能名更爲苛碎坐桎梏罪人以泥墨塗面置深坑中餓不與食又擅縱五歲刑以下二十一人爲有司所劾帝以宏累有政績聽以贖罪論太康中代劉毅爲司

隸校尉於是檢察士庶使車服異制庶人不得衣紫絳
及綺繡錦繡帝常遣左右微行觀察風俗宏緣此復遣
吏科檢婦人和服至褻發於路論者以爲暮年謬妄由
是獲譏於世復坐免官後起爲尙書太康五年卒追贈
太常

曹據

曹據字顏遠譙國譙人也祖肇魏衛將軍案地理志譙縣屬譙郡晉

時雖立譙國然仍當書爲譙郡魏志曹休傳曰休子肇
爲屯騎校尉薨追賜衛將軍子興嗣爲殄吳將軍薨追
贈前將軍注世語曰肇字長思案據少有孝行好學善
本傳不言據父之名當卽興也

屬文太尉王衍見而器之文選思友人詩注引臧榮緒
晉書作篤志好學魏志曹休

傳注書鈔六十九引文士傳作少勵志操博學有才藻
讀史舉正曰案據爲洛陽令愍懷太子廢宮臣冒禁解
送被繫賈謐語曹據釋之觀釅而行調補臨淄令縣有
爲太尉在永嘉三年相距甚遠傳誤

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
愍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官爲考鞠寡婦不勝苦楚
乃自誣獄當決適值據到據知其有冤更加辨究具得
情實時稱其明獄有死囚歲夕據行獄愍之曰卿等不
幸致此非所如何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暫見家邪眾
囚皆涕泣曰若得暫歸死無恨也據悉開獄出之剋日
令還掾吏固爭咸謂不可據曰此雖小人義不見負自
爲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還

書鈔三十五引曹據傳作
放囚如期並至翰苑新書

前集十引臧榮緒晉書作至期而還並無違者一縣歎服號曰聖君入爲

尚書郎轉洛陽令仁惠明斷百姓懷之時天大雨雪宮

門夜失行馬羣官檢察莫知所在攄使收門士眾官咸

謂不然攄曰宮掖禁嚴非外人所敢盜必是門士以燎

寒耳詰之果服御覽十二曹攄別傳曰攄曰此非他竊理可保明必是門士以療寒驗之而具

服以病去官復爲洛陽令及齊王冏輔政攄與左思俱

爲記室督冏嘗從容問攄曰天子爲賊臣所逼莫有能

奮吾率四海義兵興復王室今入輔朝廷匡振時艱或

有勸吾還國於卿意如何攄曰蕩平國賊匡復帝祚古

今人臣之功未有如大王之盛也然道罔隆而不殺物

無盛而不衰非唯人事抑亦天理竊預下問敢不盡情
願大王居高慮危在盈思冲精選百官存公屏欲舉賢
進善務得其才然後脂車秣馬高揖歸藩則上下同慶
攄等幸甚固不納尋轉中書侍郎長沙王父以爲驃騎
司馬父敗免官因丁母憂惠帝末起爲襄城太守時襄
城屢經寇難攄綏懷振理旬月剋復永嘉二年高密王
簡鎮襄陽以攄爲征南司馬次選思友人詩注臧榮緒
晉書曰參南國中郎將遷
高密王左司馬案
傳失載爲中郎將其年流人王迥等聚眾屯冠軍寇掠
城邑簡遣參軍崔曠討之令攄督護曠曠姦凶人也謫
攄前戰期爲後繼旣而不至攄獨與迥戰于酈縣軍敗

死之故吏及百姓並奔喪會葬號哭卽路如赴父母焉

潘京

潘京字世長武陵漢壽人也弱冠郡辟主簿太守趙厥甚器之嘗問曰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鄣郡本名義陵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數爲所攻光武時移東出遂得全完共議易號傳曰止戈爲武詩稱高平曰陵於是名焉學林曰後漢郡國志武陵郡注云先賢傳曰晉武陵太守趙厥問主簿潘京云云然則晉書采先賢傳之語而作潘京傳者也夫采雜記之書而作史不免於誤矣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日按京所答者委巷相傳之言劉昭注續漢志已疑其無所據矣予攷漢志武陵郡本有義陵縣而後漢無之蓋光武時所并省其故城想在辰陽縣界因譌爲此說耳或前漢武陵郡本治爲州所義陵光武中興乃徙治臨沅故以是實其言乎

辟因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京曰辟士爲不孝
邪京舉版荅曰今爲忠臣不得復爲孝子其機辯皆此
類後太廟立州郡皆遣使賀京白太守曰夫太廟立移
神主應問訊不應賀遂遣京作文使詣京師以爲永式
京仍舉秀才到洛尙書令樂廣京州人也共談累日深
歎其才謂京曰君天才過人恨不學耳若學必爲一代
談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時武陵太守戴昌亦善談
論與京共談京假借之昌以爲不如己笑而遣之令過
其子若思京方極其言論昌竊聽之乃歎服曰才不可
假遂父子俱屈焉歷巴丘邵陵泉陵三令京明於政術

路不拾遺遷桂林太守不就歸家年五十卒

范晷

范晷

御覽二百六十四引臧榮緒晉書誤作范略

字彥長南陽順陽人也少

游學清河遂徙家僑居郡命爲五官掾歷河內郡丞太

守裴楷雅知之

御覽二百五十三王隱晉書曰時裴叔則爲河內郡知之爲裴所伏薦爲

侍御史調補上谷太守遭喪不之官後爲司徒左長史

轉馮翊太守甚有政能善於綏撫百姓愛悅之徵拜少

府出爲涼州刺史轉雍州于時西土荒毀氐羌蹈藉田

桑失收百姓困弊晷傾心化導勸以農桑所部甚賴之

元康中加左將軍卒於官二子廣稚廣字仲將舉孝廉

除靈壽令不之官姊適孫氏早亡有孫名邁廣負以南
奔雖盜賊艱急終不棄之元帝承制以爲堂邑令丞劉
榮坐事當死郡劾以付縣榮卽縣人家有老母至節廣
輒聽暫還榮亦如期而反縣堂爲野火所及榮脫械救
火事畢還自著械後大旱米貴廣散私穀振饑人至數
千斛遠近流寓歸投之戶口十倍卒於官稚少知名辟
大將軍掾早卒子汪別有傳

丁紹

丁紹字叔倫

南陽王模傳紹作邵譙國人也案地理志

郡此作譙國仍據

漢魏譙國舊縣名少開朗公正早歷清官爲廣平太守

政平訟理道化大行于時河北騷擾靡有完邑而廣平一郡四境乂安是以皆悅其法而從其令及臨漳被圍南陽王模窘急紹率郡兵赴之模賴以獲全模感紹恩生爲立碑遷徐州刺史士庶戀慕攀附如歸未之官復轉荊州刺史從車千乘南渡河至許時南陽王模爲都督留紹啟轉爲冀州刺史到鎮率州兵討破汲桑有功加益北將軍假節監冀州諸軍事時境內羯賊爲患紹捕而誅之號爲嚴肅河北人畏而愛之紹自以爲才足爲物雄當官莅政每事剋舉視天下之事若運於掌握遂慨然有董正四海之志矣是時王浚盛於幽州苟晞

盛於青州然紹視二人蔑如也永嘉三年暴疾而卒臨終歎曰此乃天亡冀州豈吾命哉懷帝策贈車騎將軍

喬智明

喬智明字元達鮮卑前部人也少喪二親哀毀過禮長而以德行著稱成都王穎辟爲輔國將軍穎之敗趙王倫也表智明爲殄寇將軍隆慮共二縣令二縣愛之號爲神君部人張兌爲父報仇母老單身有妻無子智明愍之停其獄歲餘令兌將妻入獄兼陰縱之人有勸兌逃者兌曰有君如此吾何忍累之縱吾得免作何面目視息世間於獄產一男會赦得免其仁感如是惠帝之

伐鄴也。穎以智明爲折衝將軍參丞相前鋒軍事。智明勸穎奉迎，乘輿。穎大怒曰：「卿名曉事，投身事孤主上，爲羣小所逼，將加非罪於孤卿，柰何？」欲使孤束手就刑，邪共事之義正若此乎？」智明乃止。尋屬永嘉之亂，仕於劉曜。

鄧攸

鄧攸

書鈔五十三引晉中興書河東鄧錄誤作鄧攸

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也。祖

殷亮，直彊。正鍾會伐蜀，奇其才，自黽池令召爲主簿。賈充伐吳，請殷爲長史。後授皇太子詩，爲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斷其盤囊。占者以爲水邊有

女汝字也斷盤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也書鈔七十六王隱晉書曰

鄧殷為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虎行在其後來

過斷聲囊占者以為水邊有女是汝字也斷盤囊者新

虎頭代故虎頭也案書鈔所引誤鄧攸為鄧殷札樸曰

古者大帶皆有獸頭聲囊班固與竇將軍箋固於張掖

縣受虎頭繡聲囊一隻束觀漢記鄧遵破諸

羌賜金剛鮮卑緹帶一具虎頭聲囊是也

當汝南也果遷汝陰太守後為中庶子攸七歲喪父尋

喪母及祖母居喪九年世說德行篇注引晉陽秋居喪作持重以孝致稱

清和平簡世說德行篇注引晉陽秋清和作清慎貞正寡欲少孤與弟同

居初祖父殷有賜官勅攸受之後太守勸攸去王官欲

舉為孝廉攸曰先人所賜不可改也嘗詣鎮軍賈混混

以人訟事示攸使決之攸不視曰孔子稱聽訟吾猶人

也必也使無訟乎混奇之以女妻焉舉灼然二品

晉書故

日灼然二品不審灼然為何語讀阮瞻傳舉止灼然

崎傳舉秀才灼然乃知灼然為當時科目之名阮瞻傳

之舉止止字衍或正字之譌亦猶鄧攸傳之品誤作器

蓋皆字形詞語相涉未覩厥義淺人妄改爾案郝氏所

見本蓋誤品為為吳王文學厯太子洗馬東海王越珍

器毛本不誤為吳王文學厯太子洗馬東海王越珍

軍越欽其為人轉為世子文學吏部郎越弟騰為東中

郎將請攸為長史出為河東太守永嘉末沒于石勒然

勒宿忌諸官長二千石聞攸在營馳召將殺之攸至門

門幹乃攸為耶時幹識攸攸求紙筆作辭幹候勒和悅

致之勒重其辭乃勿殺勒長史張賓先與攸比舍重攸

名操因稱攸于勒勒召至幕下與語悅之以為參軍

書鈔

一百三十九羊堅等三十國春秋曰石勒進攻河東太守鄧悠奔於李鴻陽陷勒以悠爲參軍案悠當作攸世說德行篇注引晉陽秋給車馬勒每東西置攸車營中作與語說之坐而飯焉

勒夜禁火犯之者死攸與胡鄰轂胡夜失火燒車吏按

問胡乃誣攸攸度不可與爭書鈔一百三十九羊堅等三十國春秋曰而悠車所

止與胡人隣轂胡人失火燒車勒吏遂對以弟婦散發問胡以誣悠悠不與之諍諍聽之

溫酒爲辭勒赦之世說德行篇注晉陽秋曰乃日向爲老姥作粥失火延逸罪應萬死勒知

遣既而胡人深感自縛詣勒以明攸而陰遣攸馬驢諸

胡莫不歎息宗敬之書鈔一百三十九羊堅等三十國春秋曰胡厚德之尋乃遣悠彊馬

送之逸以報德焉世說德行篇注晉陽秋石勒過泗水日所誣胡厚德攸遣其驢馬護送令得逸

攸乃斫壞車御覽四百十六晉中興書曰勒過泗水攸與鄉人河東陳蝦平陽馬恬共謀叛勒世

說德行篇注引王隱晉書作攸以路遠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

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元和姓纂九度不能作兄子綏誤

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世說德行篇注引王隱晉書作

惟有逸民案逸民疑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世說

爲其弟子綏之小名篇注引王隱晉書作兩兒盡死不如棄我兒抱弟子遺民

覽四引王隱晉書作不如棄我兒抱弟子遺民

案遺民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之其

子朝棄而暮及世說德行篇注中興書曰攸棄兒明日

攸繫之於樹而去至新鄭投李矩御覽七百六十二王

投李矩借水三年將去而矩不聽荀組以爲陳郡汝南

太守愍帝徵爲尙書左丞長水校尉皆不果就後密捨

矩去投荀組於許昌矩深恨焉久之乃送家屬還攸攸

與刁協周顗素厚遂至江東元帝以攸爲太子中庶子

時吳郡闕守人多欲之帝以授攸攸載米之郡書鈔七十五引

王隱晉書作自載糧食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書鈔三十八引臧榮緒晉

書作惟飲郡水及去如初時郡中大饑攸表振貸未報乃輒開倉救

之書鈔三十八引臧榮緒晉書作數賑貸貧民又三十

晉書作輒出臺遣散騎常侍桓彝虞駿慰勞饑人觀聽

善不乃劾攸以擅出穀俄而有詔原之類聚八十五王隱晉書曰被劾

輒出穀攸歎曰攸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歡悅爲中興良

善不可爲也守後稱疾去職郡常有送迎錢數百萬攸去郡不受一

錢

晉書鈔三十八引臧榮緒晉書作悉不受去如初

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

進攸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統如打五鼓

輿地紀勝

五統

雞鳴天欲曙鄧侯拖不留

輿地紀勝五拖作挽樂府詩集八十五作挽不

來謝令推不去百姓詣臺乞留一歲不聽拜侍中歲餘

轉吏部尚書蔬食弊衣

書鈔六十王隱晉書曰鄧攸遷吏部尚書牧馬於家庭妻息素

食不受一錢於人當時清淨內外肅然案本傳上文不

受一錢爲攸去吳郡時事與王書小異書鈔三十八引

臧榮緒晉書較略無不受一錢句周急振乏性謙和善

類聚四十八引

王書一

錢作一

飯

周急振乏性謙和善

與人交賓無貴賤待之若一而頗敬媚權貴永昌中代

周顗爲護軍將軍太寧二年王敦反明帝密謀起兵乃

遷攸爲會稽太守初王敦伐都之後中外兵數每月言

之於敦攸已出在家不復知護軍事有惡攸者誣攸尙
白敦兵數帝聞而未之信轉攸爲太常時帝南郊攸病
不能從車駕過攸問疾攸力病出拜有司奏攸不堪行
郊而拜道左坐免攸每有進退無喜愠之色久之遷尙
書右僕射

明帝成帝紀作左僕射世說德行篇注引中興書亦作左

咸和元年卒贈

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祠以少牢攸棄子之後妻不復
孕過江納妾甚寵之訊其家屬

世說德行篇作訊其所由

說是北人

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攸素有德行聞之感恨

世說

德行篇德行作德業感恨作哀恨

遂不復畜妾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

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

世說賞譽篇下日謝太傳重鄧

僕射常言天地無知使伯道無兒注晉陽秋弟子綬服

日鄧攸既棄子遂無復繼嗣為有識傷惜
攸喪三年世說德行篇注引中興書喪三年作齊喪三年

吳隱之

吳隱之字處默濮陽鄆城人魏侍中質六世孫也世說德行

篇曰吳道助附子兄弟居在丹陽注附子隱之小字魏志王粲傳曰吳質濟陰人也官至振威將軍封列侯注魏略曰質字季重質別傳曰入為侍中卒諡醜侯質子應上書論枉改諡威侯應字溫舒晉尚書應子康字子仲知名于時亦至大位元和姓纂二曰質六代孫隱之案本傳作鄆城人與姓纂同殆隱之先人由濟陰遷濮陽惜無可攷應康之後世系隱之美容善談論博涉闕佚未知即隱之高曾否

文史以儒雅標名弱冠而介立有清操雖日晏歡菽不饗非其粟儋石無儲不取非其道年十餘丁父憂每號

泣行人爲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

世說德行

篇日後遭母童夫人親賓客弔省號踊哀絕注吳氏譜曰坦之父堅娶東苑諸作童僧女名秦姬

家貧

無人鳴鼓每至哭臨之時恆有雙鶴警叫及祥練之夕

復有羣鴈俱集時人咸以爲孝感所至

世說德行篇作路人爲之落淚

嘗食鹹菹以其味旨掇而棄之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

伯母殷浩之姊賢明婦人也

世說德行篇注引鄭緝孝子傳賢明作聰明

每

聞隱之哭聲輟餐投筯爲之悲泣

世說德行篇曰每聞二吳之哭輒爲悽惻

注鄭緝孝子傳曰隱之每哭康伯母輒輟事流涕悲不自勝終其喪如此

既而謂康伯曰汝

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爲吏部尙書隱之遂

階清級

世說德行篇曰汝若爲選官當好料理此人康伯亦甚相知韓後果爲吏部尙書大吳不免哀

制小吳遂大貴達御覽四百十二解褐輔國功曹轉參
晉中興書曰因進用之遂情顯

征虜軍事兄坦之爲袁真功曹世說德行篇注曰道助坦之小字吳氏譜曰坦

之字處靖仕至西中郎將功曹類聚二十宗躬孝子傳曰吳坦之隱之兄也母葬夕設九飯祭坦之每臨一祭

輒號慟斷絕至七祭吐血而死真敗將及禍隱之詣桓溫乞代兄命溫

矜而釋之遂爲溫所知賞拜奉朝請尚書郎累遷晉陵

太守在郡清儉文選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臧榮緒晉書曰吳隱之爲晉陵太守布政簡惠書

鈔三十八晉中興書吳隱之傳曰廉潔妻自負薪入爲過人類聚九晉安帝紀曰隱之性廉操

中書侍郎國子博士太子右衛率御覽二百四十七晉中興書曰太元中以

國子博士爲右衛率轉散騎常侍領著作郎孝武帝欲用爲黃門

郎以隱之貌類簡文帝乃止尋守廷尉祕書監御史中

丞領著作如故遷左衛將軍雖居清顯祿賜皆班親族

世說德行篇注晉安帝紀作奉祿頒九族冬月無被嘗澣衣乃披絮勤苦同

於貧庶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

然多瘴疫人情憚焉唯貧窶不能自立者求補長史故

前後刺史皆多黷貨朝廷欲革嶺南之弊世說德行篇注引晉安帝

紀朝廷隆安中以隱之爲龍驤將軍廣州刺史晉書校文四日

安帝紀隱之爲廣州假節領平越中郎將未至州二十

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至

語其親人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嶺喪清吾知之矣

乃至泉所酌而飲之書鈔三十八晉中興書吳隱之傳曰州北界有一水名貪泉父老云

飲此水者皆使廉士變貪隱之始踐境先至水所酌而飲之在州清操逾厲世說德行篇注初學記入晉中興書曰舊云往廣州飲貪泉失廉潔之性吳隱之爲刺史自酌貪泉飲之水經未水注曰橫流溪水甚小冬夏不乾俗亦謂之貪泉注云昔吳隱之挹而不亂貪豈能淪其貞乎蓋亦惡其名也元和郡縣圖志三十四日石門水一名貪泉出南海縣西三十里平地因賦詩曰古人卽晉廣州刺史吳隱之飲水賦詩之處

云此水一畝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

初學記八引晉

中興書作石門有貪泉一畝懷千金書鈔三十八引晉中興書亦作一畝試使作試令世說德行篇注引晉安帝紀作一及在州清操踰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畝重千金

帷帳器服皆付外庫時人頗謂其矯然亦終始不易帳下人進魚每剔去骨存肉隱之覺其用意罰而黜焉元興初詔曰夫孝行篤於閨門清節厲乎風霜實立人之

所難而君子之美致也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吳隱之孝
友過人祿均九族非己絜素儉愈魚飧夫處可欲之地
而能不改其操饗惟錯之富而家人不易其服革奢務
嗇南域改觀朕有嘉焉可進號前將軍賜錢五十萬穀
千斛及盧循寇南海隱之率厲將士固守彌時長子曠
之戰沒循攻擊百有餘日踰城放火焚燒三千餘家死
者萬餘人城遂陷隱之攜家累出欲奔還都爲循所得
循表朝廷以隱之黨附桓玄宜加裁戮詔不許劉裕與
循書令遣隱之還久方得反歸舟之日裝無餘資御覽七百
九引鍾玩良吏傳作及至數畝小宅籬垣仄陋內外茅
返舟之日唯舟而已

屋六間

御覽七百九引鍾玩良吏傳茅屋作茅茨

不容妻子劉裕賜車牛更

爲起宅固辭尋拜度支尙書太常以竹篷爲屏風坐無

氊席

御覽七百九引鍾玩良吏傳氊席作完席

後遷中領軍清儉不革每月

初得祿裁留身糧其餘悉分振親族家人績紡以供朝

夕時有困絕或并日而食身恆布衣不完妻子不霑寸

祿義熙八年請老致事優詔許之授光祿大夫加金章

紫綬賜錢十萬米三百斛九年卒追贈左光祿大夫加

散騎常侍隱之清操不渝屢被褒飾致事及於身沒常

蒙優錫顯贈廉士以爲榮初隱之爲奉朝請謝石請爲

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石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

乃令移廚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
蕭然無辦後至自番禺其妻劉氏齋沈香一斤隱之見
之遂投於湖亭之水寰宇記一百五十七日沈香浦在南海縣西北二十里石門之內昔
吳隱之清儉罷郡見妻篋中有沈香一片遂子延之復
投于此水後人謂之沈香浦亦謂之投香浦厲清操爲鄱陽太守延之弟及子爲郡縣者常以廉慎
爲門法雖才學不逮隱之而孝悌絜敬猶爲不替

史臣曰魯芝等建旗剖竹布政宣條存樹威恩沒留遺
愛咸見知明主流譽當年若伯武之絜己克勤顏遠之
申冤緩獄鄧攸贏糧以述職吳隱酌水以厲精晉代良
能此焉爲最而攸棄子存姪以義斷恩若力所不能自

可割情忍痛何至預加徽纆絕其奔走者乎斯豈慈父
仁人之所用心也卒以絕嗣宜哉勿謂天道無知此乃
有知矣世英盡節曹氏犯門斬關宣帝收雷霆之威獎
忠貞之烈豈非旣已在我欲其罵人者歟

贊曰猗歟良宰嗣美前賢威同御黠靜若烹鮮唯嘗吳
水但挹貪泉人風旣偃俗化斯遷

晉書斟注卷九十